

廬山學案表

游酢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附兄醇
明道伊川門

曾開

從孫集

人
安定濂溪再傳

陳旸

子長方
子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安國

別為武夷學案

陳瓘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並廬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廬山學案

祖望謹案廬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峰有曰

定夫為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廬山學案

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盧氏所藏彙編作文肅公肅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謄

二程門人胡周符傳

敏肅游廣平先生酢附兄醇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世所交皆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之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為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後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務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太

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發判齊州下憂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永知濠州罷歸家屬應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于征調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雲濠按楊龜山象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等書外復有廬山集十卷考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撮括各書合為四卷

廬山遺文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二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于易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人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于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和子之域而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尼則易之盡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于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民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而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而心也孫榮心易傳序

粹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書原底必有廬山粹言而今已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附錄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諫如素宦者人服其明

雲濠按此條為楊文靖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然於樂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似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住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板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為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于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于聖人吾文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者禪遊鄉二者之論必無滯閼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放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為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門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語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廬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別為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確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廬山門人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為紫微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

曾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別部侍郎從學廣平曰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錄事陳旼先生

陳旼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

雲濠案先生嘗為洪州錄事卒于官

與陳了翁善了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

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

故雖以了翁故被譴不改其節晚年遺其二子與王信伯游所稱唯室先生者也補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

雲濠案謝山學案創記有云曾正中字致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

吏部尚書楫之孫也紹興間累官知

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仁賢先生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于東萊為中表又從

南軒

梓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移入以其本承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illegible]

卷之五

卷之五

[illegible]

和靖學案表

尹焞

呂和問

李縉

子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呂廣問

安定濂溪
水百源再傳

呂本中

別為紫微學案

呂稽中

呂堅中

呂弼中

子大器

子大倫

子大猷

子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馮忠恕

祁寬

王時敏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徐度

林憲

陸景端

林光朝 別為艾軒學案

虞仲琳

高材

子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高選

韓元吉

子澆 別見清江學案

卿純

程暉

蔡迨

子武子

蔡仍

徐正夫

黃循聖

沈晦

□伯充

羅靖

羅堞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大學侶

私高閌 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繹

馮理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蘋

別為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為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為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為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

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學案語畧今移于和靖傳後

伊川門人胡邵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惇

尹惇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為洛人叔材亦以學行顯遊于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

梓材案此下原有溫公入相材以道逸薦為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已為林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

先生既家

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為舉子因蘇李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惇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為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

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陽門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先生曰不然好善優于天下乃為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冲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煇可依例令宣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于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于時則末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煇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煇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洲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于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煇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煇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

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為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微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于檜檜大怒既除微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蔑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于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即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于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為和靖集八卷

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

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昧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可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富貴為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于此則不可為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于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謹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畫為二條

某昔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